

从广州市天然界蠍蠅分离流行性乙型脑炎病毒的試驗***

容 罩 柯小麟

(中山医学院寄生虫学教研组)

蚊子作为流行性乙型脑炎传播媒介的事实已肯定,最近吳較如、吳樹吟二氏曾自福建之台湾蠍蠅分离出乙型脑炎病毒^[3]并提出新的媒介虫。广州市蠍蠅密度很高,因此有必要对蠍蠅进行研究。本文报告其研究結果。

一、試 驗 方 法

(一) 选点根据 按广州市东、南、西、北四区作单位,参考各区过去脑炎患者分布情况,选择蠍蠅密度高、人口密集且多丛林、杂草場所作为代表(如公园、学校等經常人多密集場所),选点进行人工誘捕采集蠍蠅成虫,每旬到各区所选的点采集数次。

(二) 捕捉方法 一律采用人工誘捕法。选蠍蠅最活动的中午及下午時間捕捉,捕捉方法为裸露小腿部分引蠍蠅吸血,待其附栖于皮肤上时即以小型吸蚊管吸取。一般在蠍蠅密度最高之六、七月,中午時間,2小时我們每人可捕捉近千只^[2]。吸取蠍蠅之蚊管內放少量竹叶或青草,俟携回实验室即作病毒分离。除人工誘捕外,我們曾以狗、兔、鸡、鸽、葵鼠、大白鼠、小白鼠等誘捕,及双重蚊帳(即人坐于蚊帳內,外另套大蚊帳)誘捕蠍蠅,均未成功。

我們所捕捉的均为蠍蠅属(*Lasiohelea* sp.)之一种。

(三) 病毒分离方法 捕捉到的蠍蠅只少量吸有血液,多为空腹者。因目前仍无法进行人工飼养,故归后經初步鉴定后,即进行試驗,或留于低温冰箱內暫儲藏,待次晨进行分离、操作及鉴定与从自然界捕获的蚊之分离类似^[1]。

蠍蠅分离病毒时,按以下比例以10% 脱脂牛奶生理盐水稀释:

10只以下	0.04毫升/只	10—19只	0.03毫升/只
20—29只	0.02毫升/只	30只以上	0.01毫升/只

每批最大数量以70只为限。

本試驗由专人負責,在专室内以无菌手續操作。与已知病毒无接触。試驗的小白鼠均为本院动物場自行繁殖,并在防蚊设备内养育。自外界捕捉之蠍蠅分离脑炎病毒与发病小白鼠传代二者分室分接种罩操作,以防污染。

* 本文 1960年8月20日收到。

** 1. 本文系陈心陶教授指导及审阅,特此致谢。

2. 本文实验有何启基,张日昇二位同志参加,病毒鉴定与中山医学院微生物及病理解剖教研组协作进行。

二、試 驗 結 果

(一) 分離結果

自 1959 年 4 月份至 9 月中旬共检查蠅 259 批，16642 只，結果获得 6 批阳性(編號為蠅分 15, 分 38, 分 42, 分 83, 分 85, 分 218)。分離情況見表 1。

表 1 蠅天然分離腦炎病毒結果

月 份	区 份	批 数	只 数	总 批 数	总 只 数
4	北	2	70	2	70
5	东	10*	578	85	4863
	南	3	183		
	西	6**	314		
	北	66**	3788		
6	东	5	350	63	4426
	南	11	778		
	西	6	420		
	北	41	2878		
7	东	21	1427	56	3823
	南	12	845		
	西	12	781		
	北	11	770		
8	东	5*	350	35	2469
	南	11	789		
	西	13	910		
	北	6	420		
9	东	4	215	13	844
	南	1	69		
	北	8	560		
10	北	4	121	4	121
11	北	1	26	1	26
				259	16642

* 代表分離出阳性一批

** 代表分離出阳性二批

(二) 病毒鑑定

1. 典型症狀：蠅懸液接种于小白鼠后，阳性各批第一代小白鼠即出現脑炎症狀。繼續傳代，症狀更為典型，呈松毛，捲屈，抽搐，過敏，震顫，後腳麻痺等症狀，且症狀發作時間均出現於接種 3—4 日後。各批傳代經細菌培养均为陰性。

2. 濾過試驗：將分離出之病毒 15, 38, 42, 83, 85, 218 號分別經賽氏 EK 濾板過濾，以濾液接種小白鼠，各批小鼠皆于 3—10 日內陸續出現典型脑炎症狀。濾液經培养證明無菌。

3. 血清學鑑定：以分離出之病毒與乙型脑炎的标准免疫血清進行中和試驗，并用丙

酮、乙醚浸漬法将鼠脑制成抗原进行补体結合試驗，均証明与“京卫研”同一类型。

4. 病理切片检查：将蠍分 42 及分 85 发病鼠脑送交本院病理解剖教研組进行切片鉴定。检查結果符合典型脑炎病变。

各結果詳見表 2。根据各方面鉴定結果，可以証明自自然界捕捉之蠍蠍所分离出之六株病毒确为乙型脑炎病毒。

表 2 阳性各批病毒分离經過及鑑定結果

批号	分离日期 (年、月、日)	捕捉地点	蠍数	稀释液 (10% 脱脂奶 毫升)	分离病毒		病毒鉴定			
					小白鼠死亡数 小白鼠接种数	小白鼠接种死 亡天数	补体結合試驗 結果	50% 致死量	中和指數	病理切 片鑑定
蠍分 15	1959.5.4	北区某公园竹林下	20	0.4	一代 2/3	4.5	1:32	7.77	588.8	
					二代 3/3	4½				
					三代 3/3	3½				
					四代(过滤試驗) 3/3	6				
					五代及以后 5/5	3—4				
蠍分 38	1959.5.13	东区某公园	45	0.45	一代 1/3	4	1:32	7.0	1585	
					二代 3/3	5—5½				
					三代 3/3	3½—4				
					四代(过滤試驗) 3/3	6, 6, 10				
					五代 3/3	5—5½				
					六代及以后 6/6	3—4				
蠍分 42	1959.5.15	北区公园竹林下	70	0.70	一代 3/3	3½, 3½, 4	1:64	7.67	275.4	符合脑炎病变
					二代 3/3	3—4				
					四代(过滤試驗) 3/3	4				
					五代及以后 6/6	4				
					十代 3/3	9, 10, 10				
蠍分 83	1959.5.29	西区某中学竹林下	50	0.50	二代及以后 3/3	3—4	1:32	6.60	851.1	
					十代 3/3	3—4				
					十一代 4/4	3½				
					一代 3/3	9½—10				
蠍分 85	1959.5.29	西区某中学竹林下	50	0.50	二代及以后 3/3	3½—4	1:32	7.50	3162	符合脑炎病变
					十五代 3/3	3—4½				
					一代 2/3	3, 9				
蠍分 218	1959.8.10	东区某公园	70	0.70	二代 3/3	5—6	1:64	7.50	1480	
					三代及以后 4/4	3—4				
					十三代 3/3	5				
					十四代 4/4	3—4				

三、討 論

在广州地区，蠍蠍孳生地及活动場所很广泛，竹林、树林、果木、丛草等地附近之池塘，甚至极小之积水环境均可孳生，而活动亦多在草木丛生之处。以季节消长言，根据我們初

步調查，虽然全年均有出現，但自四月份後密度驟升，六月達高峯，九月後開始下降^[2]，與廣州市腦炎流行季節（病人自4—5月出現，6—7月最多，8—9月後驟減）相吻合。蠭蠅出現季節因繁殖量多，迅速，密度很高，在高峯期中午進行捕捉，每人2小時最多曾捕獲975只。且蠭蠅極嗜吸人血，平時野外工作、游玩、身體裸露部分常受侵襲，短時即密布皮膚，我們進行密度調查常有應接不暇之感。具有蠭蠅分布環境之當地居民或偶至該地者，難免不受叮咬，因此蠭蠅在傳播乙型腦炎病毒之意義上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注意。

蠭蠅攜帶病毒，根據吳氏等的意見，認為來源可能有三種，即：（1）直接由病人吸取血液獲得病毒；（2）由於吸食腦炎病毒宿主牛、馬、驢、騾、羊、鷄等家畜血液；（3）病毒由前代母體遺傳。自蚊類傳播腦炎情況來看，上三來源均可存在，而蠭蠅研究今只為开端，有待今后深入鑽研。以我們初步材料觀察，所獲陽性六批，材料均源自公園、學校，這幾所公園均為廣州市最大者，平日均接待數以千計的居民，假日則上萬。北區分離出病毒之二批蠭蠅均為某大公園之園林冰室附近捕獲，此地竹叢密布，為遊客密集之處。因此，腦炎之傳播環節可能在公園完成。關於蠅體之腦炎病毒能否獲自動物儲存宿主問題，也有待今后研究。雖然我們嘗試以狗、兔、鷄、鴿等小動物誘捕，效果不佳，但此仍未能確定蠭蠅之嗜血習性。病毒能否在蠅體遺傳問題，亦須深入鑽研後下結論。

我們分離出之六株病毒，其中五株為五月所獲，此正在腦炎流行之初，結果與Hammon、三田村、黃禎祥、魏文彬等蚊體分離病毒的經驗相同^[4,5,6]：即於腦炎流行開始之前或將開始之時，從自然界之蚊蟲分離病毒較易得陽性結果。在流行末期，分離出陽性者較少，可能是因為吸了病毒的蚊蟲與吸了免疫血清的蚊相混合試驗而發生中和作用的緣故。蓋流行開始以後，動物得了不顯性感染的增多，同時有免疫力的動物的數量也增加了。因此就有許多蚊蟲吸了有免疫的血清，致形成很多中和病毒的機會，我們認為此經驗亦適用於蠅體分離腦炎病毒情況。

今日控制传染病的工作進行得較完善，通常發現腦炎後，防疫人員即到病家訪問，並進行消毒，以防疾病之蔓延。這種方式對消滅媒介蚊蟲方面作用甚大，但在初步確定蠭蠅亦為乙型腦炎媒介後，由於蠭蠅的普遍存在，則局限的病家噴洒藥物似嫌不足。因蠭蠅為野栖性吸血昆蟲，故我們仍須注意外界環境中蠭蠅的處理。

四、結 論

（一）於1959年4—11月在廣州市檢查了259批、16642只蠭蠅，從其中6批分離出乙型腦炎病毒者6批，計5月份5批，8月份1批。其中二批采自北區某公園，二批采自東區某公園，二批采自西區某中等學校。

（二）各批病毒均經過濾，血清學鑑定及部分經病理切片鑑定等證明為乙型腦炎病毒，與“京衛研”屬同一類型。

（三）對蠭蠅在乙型腦炎流行病學作用進行討論，並提出對此害蟲應加注意進行研究及消滅。

參 考 文 獻

[1] 蔡尚達、柯小麟、容璗、李子儀：華南醫學院1956年科學論文討論大會論文摘要集，21—23頁。1956；微生物學報，5(4)：369，1957。

- [2] 容璫、柯小麟：有关蠬蠓某些生态学問題的研究。（未发表）
- [3] 吳皎如、吳樹吟：微生物学报，**5** (1): 22, 1957。
- [4] Hammon, W. MCD., Tigertt, W. D., Sather, G., Schenker, H., *Am. Jour. Hyg.*, **50**: 51, 1949.
- [5] 黃禴祥、鄭云凱：中华医学杂志，**37** (4): 296, 1951。
- [6] 魏文彬、李劫、張宗藻等：微生物学报，**2** (2): 117, 1954。

ISOLATION OF JAPANESE B ENCEPHALITIS VIRUS FROM LASIOHELEA SP. IN CANTON

JUNG KUAN AND KO HSIAO-LIN

(Chungshan Medical College)

In 1959, from April through November, a large number of midges belonging to the genus *Lasiohelea* was caught by the human-bait method from certain parks and schools in the various sections in Canton. Out of 259 lots containing 16,642 individuals of *Lasiohelea* caught, 6 lots (5 from May and 1 from August) with a total of 305 individuals were found to harbor the Japanese B encephalitis virus identified by filtration methods, serological reactions and some by pathological manifestations. This study confirmed similar report first made from this country in 1957. In view of their preference for human blood and of their immense numbers throughout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year, the possible role played by midges in the epidemiology of Japanese B encephalitis was discussed. Attention is called to the importance of the simultaneous eradication of midges in the extensive program on the eradication of mosquitoes as a measure in the control of encephalitis in this region.